

# 漫游在野生动物天堂

◆夏堃堡



肯尼亚是非洲东部的一个美丽国家,最独特的是那遍布全国的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号称“天然动物王国”,全国共有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36个。野生动物在肯尼亚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捕猎或伤害野生动物是严格禁止的,违者要受到罚款甚至刑事处罚。

1981年6月初,我此生第一次出国,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参观了内罗毕国家公园。在那里,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羚羊、斑马、猎豹、长颈鹿、河马、犀牛、狮子、野牛、狒狒、鸵鸟和秃鹫等飞禽走兽。这第一次野生动物园之旅,使我激动不已,永生难忘。回国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内罗毕天然动物园漫游》的散文,发表在1981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上。

此后的30年间,我走遍了肯尼亚大大小小的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看到了那千千万万姿态百端的珍禽异兽,对肯尼亚的野生动物及其保护有了全面的了解。

## 纳库罗国家公园:火烈鸟的乐园

1981年12月,我随时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曲格平赴内罗毕参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会议。会后,我们一起参观了纳库罗国家公园。这里因其数百万只美丽的火烈鸟而闻名于世。

站在纳库罗湖畔,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鸟的世界。鹤鹑、鸬鹚、鹭鸶、野鸭、野鹅……各种各样的水鸟,有的成群结队,有的孤独而行,有的扑扑翱翔,有的缓缓游动。

最吸引我们眼球的是那成千上万只火烈鸟。火烈鸟真美呀!它们有纤细的身躯,细长的脖子,大大的翅膀,短短的尾巴。它们的羽毛呈淡淡的粉红色,而翅膀的颜色则深些。所以,当它们停在水面的时候,几乎是一片白色,而飞翔的时候,则又是一片粉红,似晨曦中的彩霞,似初绽的玫瑰。湖岸上到处是从它们身上掉下来的红白相间的羽毛。一群群的火烈鸟排成了整齐的队伍,站在水面呱呱地叫着……

回国以后,我写了一篇题为《火烈鸟的乐园》的散文,发表在1981年12月26日《北京晚报》。

##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天堂

此后,我曾多次赴内罗毕参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会议。1996年~2003年,我先是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副代表,后来在联合国环境署任职,在内罗毕生活了7年,走遍了肯尼亚的山山水水,与非洲东部的这个美丽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动物最多,最吸引人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叫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马赛马拉离内罗毕270公里,乘车四五个小时可以到达,公园面积1510平方公里。这里生活着80多种野生动物,五大类和其它动物应有尽有,其中牛羚、瞪羚和长颈鹿3种动物最多时可达250万头,鸟类有记载的有450多种,是世界上罕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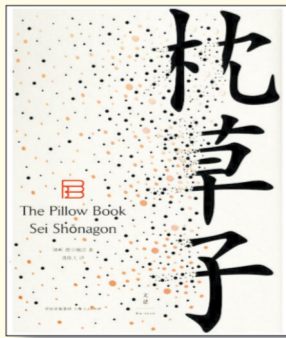
每年7月,50万头牛羚从肯尼亚南部的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平原进入马赛马拉,另有10万头牛羚从东部的洛依塔(Loita)山区迁涉到这里。我在肯尼亚工作期间,曾多次来这里Safari(斯瓦希里语,旅游、观看动物的意思)。

记得第一次是在1998年7月。当一幅万牛



## 有一本书,叫枕草子

◆袁瑛



书名:《枕草子》  
作者:[日]清少纳言  
译者:周作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4月

枕草子。

当我写下“枕草子”三个字的时候,就有温柔宠溺的心情在身体里荡漾。尤其是,我订购到周作人翻译的《枕草子》,于是,又多了一份雀跃的心情。因为,我等周作人翻译的《枕草子》等了七年的时间。

这七年里,仍然有一本《枕草子》放在我的床头。不是周作人译的。虽然那文字里,也是足足的恬淡静美,可是怎么亦平复不了我心中的遗憾——就像嫁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虽然这人对你百般的好,心里却永远有那么一句活梗在那儿:要是那个人的话就完美了。

“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的横在哪里,这是很有意思的。”

夏天是夜里最好。有月亮的时候,不必说了,就是暗夜里,许多萤火虫到处飞着,或只有一两

个发出微光点点,也是很有趣味的。飞着流萤的夜晚连下雨也有意思。”

这是《枕草子》的第一篇第一段,“四时的情趣”,常常被拿出来朗诵的段落。是要用深情沉静

的声音,不要特别的抑扬顿挫,要像读给自己听一样的朴素,小溪流一样把内心的愉悦缓缓流淌出来。

这便是《枕草子》的美好。

这时,山川,草木,气候,节日,物事,人与人刹那之间的微妙情思……作者全对它们怀着温润从容的喜悦。因为这纯粹的喜爱铺底,整部《枕草子》就像被初夏清晨的太阳照耀着,呈现明媚而不耀眼的光线。

“渊是贤渊,这是有多么深的本性,给人家看见额,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渡是志贺须香渡,水桥渡,吉利须渡。

陵是鸫陵,柏原陵,天陵。”

来,在水池边喝水。

半夜,我被一阵铃声惊醒。这是通知大家,旅馆前来动物了。我连忙穿好衣服,来到顶层的平台,看到了一幅十分壮观的景象:成群的大象、野牛和羚羊,正在楼前的空地上舔食着什么。吴明廉大使说:“它们正在吃盐呢,盐是人工撒在上面的。”

## 蒙巴萨海洋公园:神话中的海底龙宫

在你饱览了大自然中动物的千姿百态以后,你可以到肯尼亚的东部海滨城市蒙巴萨,一享印度洋海浪给你带来的无限舒畅。

印度洋海水,色彩变幻无穷,时而蔚蓝,时而青绿,烟波浩淼,细浪如丝。海滩上是无穷无尽的闪闪发光的白沙。印度洋海水长期的冲刷,把这里的沙子冲得象一颗颗珍珠一样晶莹透剔。

如果感到海滩上的阳光过于强烈的话,你可以去海岸边上一排排的椰子树下休憩,也可以在树荫下漫步。树下碧绿如茵的草地,由于精心的管理和修剪,显得平整厚实,踩在上面,犹如踩在地毯上一样。肯尼亚人非常喜爱这些草地,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躺在上面休息。

我曾多次和妻子、女儿、朋友,还有从国内来的客人一起到蒙巴萨游览。每次来这里,总要登上那小小的游船,到印度洋的海洋公园神游一番。这种小船的船底是玻璃的,人称玻璃船。坐在船上,透过船底,你可以看到水中的珊瑚礁和热带鱼,也是一番情趣。但若更清楚地看到海底世界的真面貌,你必须潜入海底才行。岸上的旅游公司出租潜水用的呼吸管、面镜和脚蹼等潜水工具。我曾和内罗毕的几个年轻朋友一起,戴了这些工具跳入大海。我们一个个钻到水下,与海底的生物近距离接触,犹如进入了神话中的海底龙宫。当看到在珊瑚礁中穿梭往来的五彩缤纷的鱼类时,兴奋不已,那才是真正的奇景。

2008年10月,在退休4年以后,我又一次回到了肯尼亚,游览了我从未去过的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生动物园——察沃国家公园。这个公园有207万平方公里,这里有着6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大象就有1万多头,鸟类500多种,还有热带野生植物1000余种。察沃国家公园之旅,是我此生在肯尼亚的最后一次Safari,给了我一种新的体验和惊喜。我写了一篇题为《察沃国家公园游记》的文章,收入2017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绿色之旅三十年》一书。

野生动物、植物和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

## 作者简介:

夏堃堡,资深环境外交官,作家。曾任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国际合作司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副代表等职。现为生态环境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国际环境外交》《环境外交官手记》《环境外交官纪事》《绿色的行程——联合国环境署履职日志》《绿色之旅三十年》等书。

# 被虫鸣鸟语淋湿的故乡

◆查干



我的故乡,位于大兴安岭罕山山脉南麓,有山地亦有平川。那时的故乡,山野苍茫而晴川葱茏,树木花草均野性十足,一有雨水,便嗖嗖疯长。何况还有清冽的河水,流经山野,川地,直奔南去。泉水、泡子、湿地,一样不少,是一处生命之地。这里,暂且不表它的高大树木和大型野兽,先说说它的虫鸣与鸟语。

我的童年,是在虫鸣与鸟语的陪伴中度过的,可以说,它们是我的摇篮曲。如今我已白发覆额,然,梦中的虫鸣鸟语,依然清晰如昨。每每这时,我的童心便被复活,喊:妈!我听虫去。小时候,母亲常对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娘笑着说:我的三儿,不但是听鸟迷,还是个听虫迷。小时候很少哭闹,听到虫鸣或鸟叫,就乐就笑,睡得亦稳。她说到我两件童年发生的趣事:一是,有一天夜里,我梦中大喊:妈妈,放窗户帘布,外边下雨了!母亲惊醒,坐起,没听到雨声,而且月朗星稀,一片宁静,只闻有此起彼伏的夜虫的叫鸣声。于是,母亲慈爱地拍拍我的脑门,又合衣睡去。原来,当我进入睡眠深处时,虫鸣声渐远,并连成一片,就听成淅淅沥沥的雨声了。后来,哥哥姐姐们常以此逗我:老三,你听,外边下雨了,这雨,叫得多欢!现在想来,被虫鸣鸟语淋湿一句,却十分神似,是属于诗的想法,亦美。

二是,刚上小校的第三年秋初,老师在授课,黑板上写:萨仁满德拉!(月亮升起来了!),并朗读。这时,我已走神,听窗外一只很特别的,很入耳的蛴螬的叫鸣声。老师发现我在走神,叫我:查干同学,你来重复我刚才念的字。我猛醒过来,懵懂中竟念出:唧唧!唧唧!老师收脸,瞪眼,但还是笑了,更引起同窗们的一片欢笑声。我赶忙纠正:老师我念错了,是萨仁满德拉。老师叫我坐下,并说,他开了一点小差儿,但还是听讲了,就免去打手掌,以后注意!至此,我已满头大汗,紧张又尴尬。多年以后,白发恩师来京就医,我请他和在京几位同窗来家聚餐,说起这段往事,大家又笑又乐,但恩师却悄然抹泪。的确,往事并非如烟。回忆,不仅有些苦涩,但还有甜蜜的成分在里面,像一块珍存多年的小糖块。

童年的故乡,属于偏远山区,相对而言,可以说人迹罕至,草莽如初,山水清明而纯净,人亦质朴无邪。生态环境,更是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现在想来,在一定意义上讲,那就是天堂。在高阔蓝天里,常有三五山鹰,披着霞光悠然旋飞。还有,飞行高度很高的白天鹅,低旋的丹顶鹤、黑顶鹤、苍鹭、老等、黑鹳、大鸨、野鸭、麻雀。它们是蓝天里的舞者,云的近邻。中型飞禽有山鹰、沙半鸭、鹌鹑、飞龙等。微型飞禽种类更多,如百灵、小翠鸟、夜莺、家

雀等。它们的叫声,清脆而甘甜,急促而不失节奏。一般说来,故乡的鸟鸣,黎明和傍晚时分最盛。我们这些孩童,总是在晨梦中,听着连绵的鸟声醒来,听着悠然的鸟声入睡。我们的口技,所以响亮逼真,全因为鸟声的优美、动听、优雅和婉转。而布谷,则是可以近距离看到的鸟。春天,它的叫声似是:布谷,布谷!播种播种。而到种植晚庄稼麦时,它的叫声则是:布谷,喇!布谷,喇!是在提醒人们该去种麦了。

与鸟声同样引起我们好奇的,还有千百种的昆虫家族,和它们那水流一般的鸣叫声。它们的叫声,驳杂而空阔,满山遍野,河湖泉泡,房前屋后,柴门周角,无不是它们亮起歌喉的舞台。而蚂蚱的叫声,则短促而粗野,与它们扇动翅膀的节奏有关:啪!啪!啪!飞行速度缓慢,显得有些颓弱。它们在空中飞,我们在地上跑,总被我们超越,甚或逮住,而后再放开它们。最使我们不舍转身离去的,是知了的叫声。知了,又名:蝉。雄蝉会鸣,雌蝉却哑。雄蝉,鸣声响亮而悠长,以各种不同的声调变幻着高歌。音律显得些许轻柔而空阔,有哀怨意味在其中,其声传得亦远。关于蝉,古时有过这样一些诗句:“蝉发一声时,槐花带两枝。只应催我老,兼遣报君知。白发生头速,青云入手迟。无过一杯酒,相劝数开眉。”(唐·白居易《闻新蝉赠刘二》)。说明,蝉与诗人的思想感情,相融相合,入眼入诗是必然的。

在我的故乡,除了虫鸣和鸟语之外,还有一个天籁般的声音,那就是蛙歌。假如对它忽略不计,是不厚道的。蛙,一般生活在有水的地方。奇怪的是,在我的故乡,蛙,在旱地里也能生存。房前屋后的菜园子里,在水井旁,常出现绿色青蛙跳跳的身影。有时,竟然大大方方串到家里来,两只眼睛鼓着,似在表示:我是蛙,我怕谁?往往,它在水缸边,一呆就是半天,才又懒洋洋出门而去。城里人,是不大喜欢蛙声的,而我的故乡,从未听说,哪个人不喜欢它,或因蛙歌而睡不着觉的。倒是我们这些野孩子,听不到蛙声,有时就会失眠,心烦意乱。咕哇!咕哇!咕咕咕!它那空空的,清脆的,高一声低一声的叫鸣,仿佛在传递着浓情蜜意似的。听着听着,睡意便糊住了我们的双眼,蛙声由近而远,把我们带往野性的山野清梦里去。故乡的虫鸣、鸟语、蛙歌,就是我们乡人的天籁,和风细雨。百听不厌,至到白发苍苍,耳聋,听不见为止。其实,即便耳聋,怎么会听不见呢?

这些声律,早已潜入到我的每一个细胞和骨髓里,只要一闭眼,倾听,它便随即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唧唧唧!咕哇呱!布谷喇!渐渐又沥沥……

## 作者简介:

查干,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秘书长。著有诗集《爱的哈达》《灵魂家园》等。

红木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与象征之一,苏作明式家具是文人参与最多,也最能体现人文情怀的家具流派。图为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主办的中国苏作红木文化展的展品。

王文



中国,当时与之并行的,是宋朝。

平安时代,在政治上出现“摄关政治”现象,类似于中国的外戚专政;在文学上,则产生了日本文学史也可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女性写作的突然井喷,集中产生了一批女性写作者和文学作品。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记》,便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

《枕草子》是日本随笔文学的开山之作,与《方丈记》《徒然草》并称为日本的三大随笔,与《源氏物语》被喻为日本平安时代文学的双壁。作者清少纳言,被誉为“日本散文鼻祖”。

深究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瑰丽繁华的原因,实在是贵族家的千金小姐们、皇宫中的妃嫔们为了更加吸引皇帝的注意和喜爱,而附庸风雅的把戏。《枕草子》书中,便记录了一位天皇兴之所至拿一本诗歌集去抽考自己的一

名妃嫔,结果妃嫔从头至尾答得一字不漏,成为皇宫内外的传奇。

世界文学史上每一次女性写作的蓬勃,稍一探究背后,总有令人失语的原因。与清少纳言齐名的几位,紫式部、藤原道纲母、和泉式部,鸿篇巨制的文字没完没了地陷入对男女情感的患得患失之中,所有的开心忧怨都由此而起。这样的情感故事,看一遍即可,看一部即可,世间所有的情感都有相同的基因。于是《枕草子》,就显得珍贵而特别。她以不记挂人情世故、不记挂权贵得失、不记挂名利荣辱、不记挂权势倾轧的超然,让人刮目相看,在清澈安静的叙述中,深深地、深深地打动人心。

## 作者简介:

袁瑛,中国作协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曾获在场主义散文奖、冰心散文奖,著有《落花人独立》等。